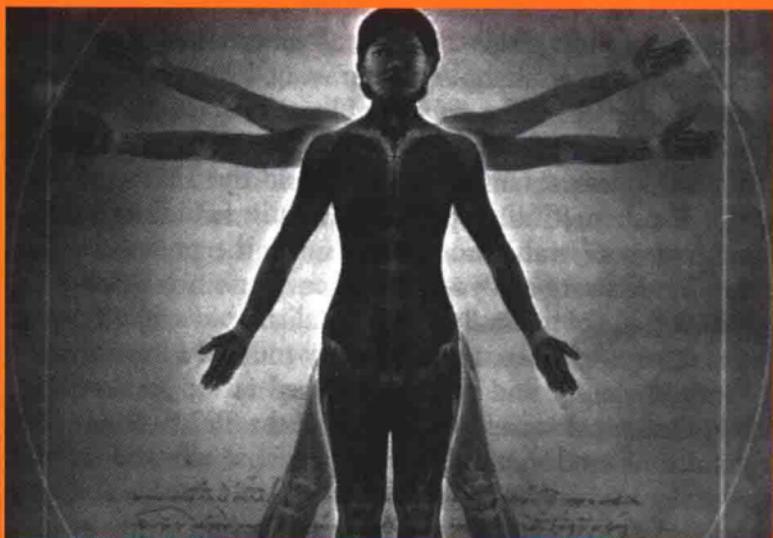


人文科学译丛·主编 汪民安 张云鹏

The Posthuman

Rosi Braidotti



后人类

〔意〕罗西·布拉伊多蒂 著

宋根成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The Posthuman

Rosi Braidotti

后人类

〔意〕罗西·布拉伊多蒂 著

宋根成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人类/(意)罗西·布拉伊多蒂著;宋根成译.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9

ISBN 978-7-5649-2180-4

I. ①后… II. ①布… ②宋… III. ①文化人类学—
研究 IV. ①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6286 号

Rosi Braidotti

The Posthuman

First Published in 2013 by Polity Press

Copyright © Rosi Braidotti 2013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HNUP

All rights reserved

豫著许可备字—2015—A—00000262

后人类

著 者 [意]罗西·布拉伊多蒂

译 者 宋根成

责任编辑 张 珊

责任校对 高继海

封面设计 周伟伟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11.875

字 数 190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作者致谢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出版商约翰·汤姆森，是他建议我出版此书。我以作为政体出版社的长期合作的一名资深作者而深感荣幸。我要由衷地感谢詹妮弗·雅恩的无私建议和支持。和人文中心与研究所联盟理事会的同事们之间的交流让我受益匪浅，同欧洲人文研究所与中心联盟的同事们的沟通也让我收获颇丰。亨利埃塔·摩尔，克莱尔·科尔布鲁克，彼得·加里森，保罗·吉尔罗伊都无愧为令人敬畏的读者，给本书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我的研究助手戈达·克拉姆拜特在参考文献整理工作中给予我很多帮助。非常感谢诺里·斯堡文和博莱特·布拉噶德，感谢他们的真知灼见。感谢斯蒂芬妮·帕尔法斯特，她帮我做了不少校审和编辑工作。最后感谢我的安尼克，在整本书的完成过程中他一直陪伴我，陪我一起煎熬，给了我很多建议、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支持，我永远爱你。

目 录

作者致谢	(1)
导 论	(1)
第一章 后人文主义:超越自我的生命	(18)
第二章 后人类中心主义:超越人类的生命	(79)
第三章 非人性:超越死亡的生命	(154)
第四章 后人类人文学科:超越理论的生命	(211)
结 论	(274)
参考书目	(292)
索 引	(32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

导 论

如果我们把“人”理解为从启蒙运动至今一直认为的那样,比如像笛卡尔所说的“认知的主体”,或者像康德所说的“理性存在的社团”,或者像“具有人权、财产权等的社会公民”(伍尔夫,2010a)这样更加社会学的概念,那么并非我们人人都能够肯定地说,我们一直都是人。因为按照这些概念,现在我们当中的一些就不配被视为完全的人,更不要说以往西方社会、政治、科学史上的有些人了。但是“人”这个概念得到普遍的认可,仿佛有某种共识、某种共同的东西可以来确定“人”是什么似的。我们自然地把自己看作人类的一员,仿佛人是一个事实、一种既定的东西,并且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围绕着人的种种权利概念。但是情况果真如此吗?

尽管保守的、信仰宗教的社会力量经常竭力把人纳入自然法的范式,人的概念在当代科学进

步和全球化经济影响的双重压力下已经发生了剧烈变化。在后现代、后殖民、后工业、后共产主义，甚至饱受争议的后女性主义之后，我们似乎步入了后人类的困境。后人类状况不是一系列看似无限而又专断的前缀词的罗列，而是提出一种思维方式的质变，思考关于我们自己是谁、我们的政治体制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与地球上其他生物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的共同参照系的基本单元应该是什么，从而引进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这里我们对一直以来被视为当然的人的本质构成属性提出质疑，要把它放在当代科学、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中来认识。因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技术中介化的社会中，非人类、非人性、非人道、反人类和后人类的话语与表征迅速增殖、相互重叠。

主流文化领域内的务实争论从机器人生学、假体技术、神经科学和生物遗传资本蔓延到更模糊的超人文主义及技术超验主义，其核心是人类的进步。另一方面，在学术文化圈内，后人类思想被一些人视为批评或文化理论的新前沿，被另外一些人视为追逐时尚的、令人生厌的众“后”学之一种。后人类把过去视为万物尺度的“人”去中心化，既令人兴奋，也令人焦虑（哈马贝斯，2003）。

看到人类主体的主导愿景，以其为中心的研究领域即人文学科均丧失了相关性和掌控力的状况，这让世人普遍感到担忧。

我认为，后人类境况的公分母就是承认生命物质本身是有活力的、自创性的而又非自然主义的结构。自然-文化的这种连续统一性是我研究后人类理论的出发点。这种后自然主义的假设究竟是否会导致对身体的可完善性的类似游戏的实验，或者引起对几百年来人类本性的土崩瓦解造成道德上的恐慌，抑或造成利益驱动下对遗传学或神经科学的开发利用，尚不得而知。在本书讨论后人类主体性的过程中，我会对这些方法予以审视和批评。

自然-文化的这种连续性意味着什么？它标志着一种科学的范式，与当下流行的社会建构主义范式截然不同。社会建构主义范式在类别上区分了给定（自然）和建构（文化）。这种区分倾向于引导人们更加关注社会分析。为服务于建构关键身份、机构和实践的社会机制的研究和批判工作的展开提供了坚实基础。在进步的政治学中，社会建构主义方法倾向于将社会区分非自然化，凸显出这些区分的人为的、历史偶然性的结构特征。想一想西蒙·德·波伏娃著名的论断，“女人不是

天生的，而是后天铸造的”对世界产生的改变效果。对于由社会及历史原因所造成社会不平等变异本质的洞见，为人类通过社会政策和行动主义的干预来解决这些问题铺平了道路。

我的观点是，这种基于给定和建构二元对立之上的方法目前正在为一种非二元的、自然-文化互动的见解所代替。我认为，后者与一元论哲学观密切相关，反对二元论，尤其是自然-文化的二元论，强调生命物质的自组织（或自创生）力量。自然物与文化物之间的界限很大程度上被科学技术进步造成的后果所取代或者模糊化。本书认为，社会学理论需要考虑由这种范式的变化带来的概念上、方法上和政治实践上的变化。反过来，在自然-文化连续性上选择哪一种政治分析方法，选择哪一种进步的政治体制，对于解决后人类困境的进程起着关键作用。

本书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有：首先，什么是后人类？具体来说，指引我们进入后人类境况的知识和历史的路线图是什么？其次，后人类境况将人置于何种境地？具体来说，后人类支持何种新形式的主体性？第三，后人类怎样产生其非人类的形式？具体来说，我们该如何抵制我们时代的非人性/非人道现象？最后，后人类会对今天的人文

学科实践产生哪些影响？更确切地说，后人类时代理论的作用是什么？

本书提出后人类境况作为我们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既有趣而令人神往，也令人担忧，因为存在可能偏差、权力滥用以及某些基本前提的可持续性问题。之所以有趣，是因为我认为具有批判精神的理论家应该关注当下世界，也就是说，充分表现我们此时栖身的历史定位。这本身是一个谦卑的制图目标，与生产社会性知识的理想紧密结合，进而成为更宏伟、抽象的命题，即理论本身的地位与价值问题。

一些文化批评学者对当代人文和社会科学面临的“后理论疾病”的模糊性质提出了看法。例如，汤姆·科恩、克莱尔·克尔布鲁克和希利斯·米勒(2012)都强调了这种后理论阶段的积极性，认为这既标记了来自当代科学的威胁，也指明了新的机遇。但是消极方面同样令人震惊，比如缺乏合适的仔细探究当下的批评方案。

我认为，当前的反理论倾向与意识形态背景的浮沉起落大有关系。冷战终结之后，20世纪后半叶的政治运动被抛弃了，其理论努力也被视为失败的历史实验。自由市场经济的新意识形态取代了一切，尽管受到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抵制，依

然压倒一切反对之声,强行将反智主义树立为我们时代的鲜明特征。这给人文学科带来特别巨大的冲击,因为它无条件地忠实于“常识”——一套语的独裁,忠实于经济利润——自私自利的陈词滥调,而压制敏锐入微的分析。此种背景下,理论丧失了地位,被贬斥为一种幻想或者自恋式的自我陶醉。结果就是,一种肤浅的新实证主义,多数情况下不过是简单的数据采集却成为人文学科研究的规范方法。

方法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考虑。在意识形态正式终结之后,鉴于神经学、进化论和生物遗传科学的进展,我们仍然可以让理论阐释保持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享有的同样权威吗?难道后人类困境不是与后理论氛围密切相关吗?例如布鲁诺·拉图尔(2004),他本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古典人文学者,在关于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事物和物质的交互网络中如何生产了知识的认识论著作中,对批评理论的传统及其与欧洲人文主义的联系做了论述,指出批判思想是建立在社会建构主义的范式之上,这种范式内在地崇尚理论,并把理论奉为理解和表征现实的工具。拉图尔问,时至今日,这种相信还有效吗?拉图尔就当下理论的作用提出了一些严肃的、值得深思的问题。

尤其与批判思想的谱系学关系而言,后人类境况具有不可否认的、令人忧虑的内涵联系。仿佛经历了20世纪70和80年代的理论大创新之后,我们进入了一个丧失思维能力、无差异重复和绵延不断的忧郁时代。一个光谱般的范式渗入我们的思维模式,在政治谱系的右侧是(福山,1989)意识形态时代终结论,以及(亨廷顿,1996)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之论。在政治谱系的左翼,对理论的摒弃造成了对前辈知识分子的愤恨与否定。在此种理论疲劳背景下,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们(巴迪乌和齐泽克,2009年)呼吁回到具体的政治行动中,如果必要,哪怕是暴力对抗,也胜似在象牙塔里空谈理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后结构主义理论淡出历史舞台。

在此种整体上对理论持否定态度的社会气氛下,我把后人类理论作为一种谱系学和导向双重意义上的工具。后人类作为一个概念,可以用来探讨积极地联系当下现实的方法,以经验为基础解释其若干特征,坚持批评立场而避免否定性。我希望规划出一系列方法,把后人类作为一个主要流通概念运用于全球化技术中介时代的社会生活。具体来说,后人类理论是一个生殖性的工具,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在一个被称为“人类纪元”的

生物遗传时代，在人类已经成为可以左右地球上一切生命的一种地质学力量的历史时刻，人类的基本参考单元究竟是什么？由此而推断，后人类理论帮助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思考我们在与非人类的动物、植物相互交流时应该遵循的基本信条。

我举几个例子说明后人类历史境况所蕴含的种种矛盾。

场景 1

2007 年 11 月，18 岁的芬兰男孩佩卡·埃里克·奥维宁在赫尔辛基附近的一所中学向同学开枪，杀死 8 人，然后自杀。凶杀事件之前，他在互联网视频网站上发布了视频，预告了此次屠杀，视频上的他身穿 T 恤衫，上写着“人类妄自尊大”。

自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亡”和人类理念死亡以来，人类处于危险境地，有人甚至说濒临灭绝就一直是欧洲哲学的一个母题。后者的死亡就是建立在前者的观念之上。这个爆炸性言论原本是想传递一种更加温和的观点。尼采所言是指那种作为欧洲人文主义主体的、形而上的、不证自明的、由人类普遍本性所构成的价值观念的死亡。尼采的谱系学强调，对自然法则和价值的阐释比教条地

贯彻更重要。自尼采之后,哲学议程的主要术语就是:首先,在承认本体论的不确定性之后如何开发批判思维;其次,如何重构一种由契合和伦理责任凝聚起来的社团意识,阻止人类滑入怀疑与猜忌的消极情绪中。

但是,芬兰校园屠杀案警示我们,不可以把哲学上的反人文主义与犬儒主义或者虚无主义的厌恶人类混为一谈。人类可能的确妄自尊大,但是在全球人口突破 80 亿之际,奢谈人类的毁灭似乎没有意义。另一方面,鉴于环境危机和气候变化,生态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因此,伯特兰·罗素在 1963 年美苏冷战正酣、核武对抗的时候提出的问题显得更有意义:人类有未来吗? 在可持续发展和灭绝之间的选择是我们未来的框架吗,抑或我们还有其他选择? 人文主义者和反人文主义的批评家各自的局限性问题是关于后人类困境的论辩中的核心问题,对这个问题我将用第一章展开阐述。

场景 2

据《卫报》报道,在像阿富汗这样的战乱地区,

人们只能靠树叶草根来维持生存。^① 与此同时,在英国和欧盟的不少地方,喂养母牛的饲料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发达地区的农业生物技术部门使用动物来喂养母牛、羊、鸡,与野蛮时代的食人生蕃行为无异。这种做法后来被确定为是“牛海绵状脑炎”,俗称“疯牛病”的根源,导致动物的脑结构锈蚀,变成浆状。这里疯狂背后的元凶就是人类及其生物技术产业活动。

发达资本主义及其生物遗传技术导致后人类的形式变态,其核心是人类与动物互动环节的断裂,而一切生物都被卷入了全球化经济的纺织机里。生命物质的遗传密码——“生命自身”(罗斯,2007年)是主要资本。全球化意味着地球上的一切,尽管形式各异,都通过一系列内在关联的占有方式而商品化了。唐娜·哈拉维认为,存在着全球范围内的微观冲突的技术军事化扩散倾向;超级资本家对财富的高度集中,将生态系统转化为全球性的生产工具,将新的多媒体环境变成全球化的信息娱乐产业工具。

多莉羊现象就是由当代技术的生物遗传结构

^① 《卫报周刊》,2002年1月3~5日版,第2页。

及其股票市场支持者制造的一场闹剧。动物为科学实验提供鲜活的材料。它们被操纵、虐待、拷打，在遗传学上重新组合，为我们的生物技术支撑的农业、化妆品工业、药品工业和其他行业提供生产资料。动物还作为稀有产品被出售，构成今日世界上位居毒品和武器之后第三大非法走私贸易，贩卖妇女紧随其后。

老鼠、绵羊、山羊、牛、猪、兔子、鸟类、家禽和猫都在工业化的农场被饲养，锁在笼子似的生产单位里。正如乔治·奥威尔所预言的，一切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因为它们是生物技术产业集群的有机组成部分，欧共体的每头母牛接受 803 美元的补贴，而在美国饲养一头母牛的补贴是 1057 美元，在日本是 2555 美元。如果我们知道在某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埃塞俄比亚 120 美元，孟加拉国 360 美元，安哥拉 660 美元，洪都拉斯 920 美元，这些数字看上去会更加触目惊心。^①

与生命体的全球性商品化相对应的是动物在一定程度上的人类化。例如在生物伦理学范畴，动物的“人”权问题被提上了议程，以作为对滥杀

^① 《卫报周刊》，2003 年 9 月 11~17 日版，第 5 页。

动物的反制措施。捍卫动物权利在很多自由民主国家成为了热门政治话题。一方面是对动物的虐杀,另一方面是动物权利保护,这是由发达资本主义本身造成的悖论性的后人类境况,导致了多种形式的抵抗。我将在第二章详细讨论关于动物的、新的后人类中心主义。

场景 3

2011 年 10 月 10 日,被推翻的利比亚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在其家乡苏尔特被俘,然后被利比亚民族过渡委员会的成员殴打、杀死。但是在被叛军枪杀之前,卡扎菲上校的卫队已经被法国喷气式飞机和美国“猎食者”无人机摧毁,这架美国飞机是通过拉斯维加斯一个空军基地卫星遥控,从美国位于西西里的空军基地起飞的。^①

世界媒体聚焦的是残忍的枪杀、卡扎菲伤痕累累和布满血渍的尸体袒露在全球视线中引起的公愤,而忽视了当代战争的后人类特征:由我们的高科技制造的远程死亡机器。卡扎菲死亡方式之残酷——尽管他的统治是一种独裁——足以使我

^① 《每日电讯报》,2011 年 10 月 21 日。